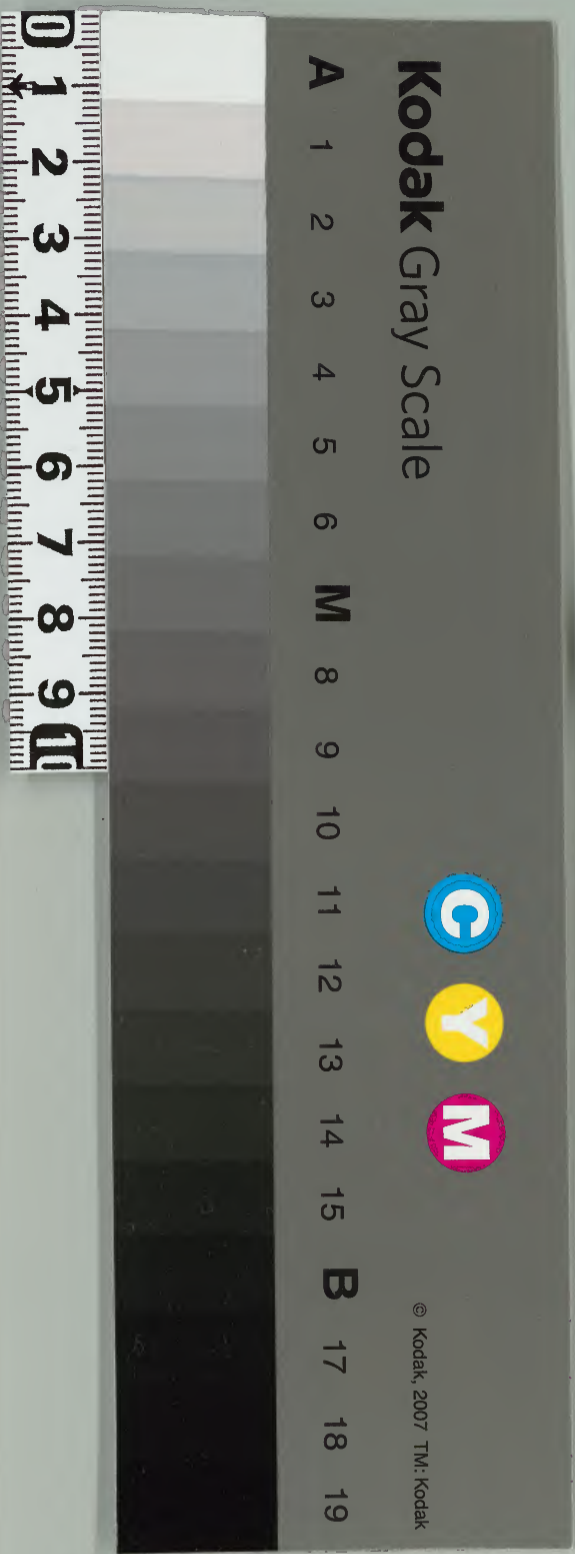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十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 12 )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二

漢草文庫

辭免

辭免召命己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朽鈍學術迂踈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為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延多士濫塵收召之目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顛錯自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二

取罪戾無以上副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  
廣問韓元吉例今熹候嶽廟滿日前赴行在庶  
幾得遂恬養猶或可以勉悉愚慮備使今於異  
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敷  
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云熹已於  
當日望闕祇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  
內自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瀝情  
控告祈免誤恩即恐冒昧之嫌難逃物論伏望

某官某官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使熹得以  
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狀

一巳丑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  
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今熹疾速前來供職  
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緣熹近感濕氣見  
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供職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勅差充樞密院編

修官近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濕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久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於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嶽廟一次未蒙施行今來又準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

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鑄嶽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一 壬辰二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奉家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入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

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  
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  
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  
祿徒以為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  
虛冒榮寵以增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  
凋弱近於髀裏復發癰腫幸破潰耗損愈多  
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  
心不自安敢聲微誠仰干洪造伏望參政僕射  
平章相公洞鑒悃幅曲賜矜憐都俞之間特賜  
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

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  
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  
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枏朱熹依已  
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祇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  
行自知愚陋初乏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  
意復念往者為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  
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

平無下  
相二字

趨名宦情既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  
血凋瘁疾病攻撓勉強不前即已具狀懇辭乞  
賜敷奏寢罷去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  
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踴  
踏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  
鑒察更望參政丞相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  
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  
奉聖旨以研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

平無下  
相二字

在劄付熹令疾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頗  
煩趣召拜恩踧躅震懼靡違實以祿弗逮親不  
忍從官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內  
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  
義鄙拙不足以仰動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  
據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  
政丞相丞相更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敷奏寢  
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狀乞敷奏寢罷趣召

指揮劄付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  
伏念熹自蒙收召前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  
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所請偶以  
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須當  
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  
特賜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  
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  
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在仍具已起發月日

申尚書省者伏念熹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省  
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不安且復疾病  
支離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瀝懇乞賜敷奏  
能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  
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  
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  
來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  
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  
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濕  
傷冷復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俟履而疾趨其

勢亦有不可得而勉彊者竊恐又稽朝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啓處謹復具狀申尚書省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計實爲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即乞別賜陶鑄差熹監獄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彊健尚或可備使令之末熹不勝幸甚

辭免改官

觀狀一癸巳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旣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衮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



受取舍於其間實以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字實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爲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祇受已具狀申尚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愚懇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

理舊資別與嶽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  
二月十八日勅節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  
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今吏  
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  
昨以憂哀摧毀疾病侵陵不獲恭趨嚴召所以  
累具辭免乃蒙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  
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寵風動四方况熹身被  
隆私豈不知感實以不惰廢棄志行不脩無德  
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  
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

愚誠不能感動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熹  
豈敢固執迷方輕冒憲網然竊詳考元降指揮  
止爲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熹所被  
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  
敢復披誠再干洪造所冀愚悃得徹聖聰庶幾  
微賤小臣幸終免於逋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  
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况屏絕浮虛抑止貪  
競其於聖朝勵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  
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爲而已下情無任瞻望  
祈扣之切伏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悃早賜開陳

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四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據建寧府據熹狀申乞敷奏寢罷昨來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事并檢會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指揮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感戴激切不知所言徒以自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行能材術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

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朝褒勸之意所以屢觸科禁冒罄恟誠不謂聖慈尚闕俞音恐懼顛越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狂妄昏愚罪在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寬宥追寢誤恩或令仍守舊資別與嶽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免昧利苟得之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賞送到熹元寄納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

軸到熹所居令熹祇受者照對熹近準尚書省  
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  
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上項指揮本意  
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爲辭免妨廢職事即與  
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  
使府寄納軍資庫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字委實難以  
祇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  
叨獎拔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  
省狀中不敢縷細陳述是致愚悃未能自通今

敢述其一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矜察竊  
緣熹本以諸生應舉干祿於紹興十七年請到  
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末第後來參部  
銓試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罷歸  
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再  
任未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於祿養  
復乞嶽廟一次又未滿間準勅差充樞密院編  
修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續蒙收召又以憂制  
未終不獲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催促則憂  
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

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  
安今乃誤蒙褒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  
優內省庸虛實爲非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  
來二十七年閑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  
隨群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語其  
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  
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驕富  
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  
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尚有以自知不稱况公  
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疆

顏忍恥覩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  
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  
鈇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  
既不敢祗受謹已即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  
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爲申送使府依舊送庫  
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  
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  
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  
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  
年尤爲厚幸熹不勝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

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并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今熹祇受者竊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雖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有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尚書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

建陽三簿不肯交領前回今專遣家人賫詣使府乞依舊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旨劄與臣照會者仰體德意不敢

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  
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  
憂患侵陵血氣凋瘁不獲輿曳殘疾顛越道塗  
以盡臣心之恭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  
誤形褒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  
冒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即罪恭惟褒勸  
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  
有辭遜以瀆天威祇令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  
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地父母至隆極  
厚之恩舍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而不辭

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  
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  
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  
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  
會者熹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  
日望闕祇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

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祇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徹冕旒之聽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祕書郎狀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

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况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旣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閱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



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  
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  
辭者此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  
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  
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  
借惠養之資而遂寅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  
是古人所謂登壘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  
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  
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祗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  
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

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  
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秘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予以熹辭免新授  
秘書省秘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  
不許辭免者伏念熹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  
詔除自知不稱輒形控避方俟譴訶豈意天慈  
曲垂恩旨闡命震恐即合奉承敢以固辭重勤  
淵聽伏沉邇者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  
雖在亡沒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

更相勸勵咸願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  
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何忍自棄明時老死  
巖谷泯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空踈頑鄙  
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貫進官頒祿已冒  
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徊徨  
瞻顧雖感恩惜日不勝眈敵之誠而仰愧俯忤  
卒不得不盡其詞也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  
必冀上回冲鑿下遂夙心伏望參政特爲開陳  
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  
大幸其降到省筭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

寄納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  
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 戊戌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  
軍填張杆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  
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  
若無所措伏念熹踈繆之姿不堪從宦病卧林  
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畀祠  
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爲過優今者忽  
有前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

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  
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郡之寄所係不輕苟  
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擇以寄民  
命而又嚴立資格以敘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  
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爲民不利前後臣寮建  
請詔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  
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  
社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懵不通曉改官  
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敘而備數祠官初  
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卧習成媮惰一旦使

之彊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  
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  
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踧踖而  
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爲熹之賤微屏處窮僻  
而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  
佚固爲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  
陷於不恭之罪熹竊以爲不然蓋熹本以無能  
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獎借寵以廉退之名  
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  
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

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  
命爲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况蒲柳之質多  
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  
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彊自修飾起趨名  
宦豈不大爲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羞哉初以  
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祇拜恩命續伸  
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  
過兩月即便復紊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  
矜察庶免煩瀆之罪所有遞到劄子勅牒不敢  
祇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

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爲敷奏寢罷  
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  
幸甚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  
安不敢祇受即已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  
免今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  
命震懼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勅  
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捧戴  
難勝矧以孤愚又被涵育雖緣踈拙自甘退藏

至於策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爲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濟加以本軍闕人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絕別致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幸甚

### 乞宮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

日具狀申尚書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即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彊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宮廟差遣一次使螻蟻微

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  
熹見今且在鈇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懼冒瀆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  
吏責累具申陳乞賜陶鑄宮廟差遣然以乂誓  
朝命義不遑安即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  
聽候處分今已旬日未奉進止而熹衰病日益  
侵加精神昏耗氣力絲微若復勉彊輿曳之官  
必取顛踣爲世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

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  
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  
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  
息疲瘁訪問醫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  
銘鏤肺肝何有窮已敢忘進越輒具劄子申聞  
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覩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  
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  
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

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  
用劄子餘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  
等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疎  
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  
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  
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爲即欲  
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  
尚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爲踈遠小臣慢  
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畀以郡紱懇辭不獲冒昧而來  
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  
劄子申乞改差宮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  
施行熹誠愚昧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  
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  
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  
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  
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  
遂致人戶流移怨謗蠶起雖已遣官慰喻尚恐  
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

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  
爲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  
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  
敷奏早賜罷免以爲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  
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度  
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自効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  
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愁怨相

率逃移已於十月內具狀自効申尚書省乞賜  
罷黜以爲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  
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  
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敷奏施  
行謹狀

乞宮觀劄子

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  
南康軍事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  
病陳乞祠祿未蒙敷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  
月非以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



以脚氣痰飲發作無時難以勉强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即日顛殞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庚子三月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去年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離不堪吏責中間節次具狀陳乞宮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踣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憤委是狼狽

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鈞慈檢會熹累乞宮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目陳乞陶鑄宮觀差遣側聽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慢委是狼狽不堪勉强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唐本  
作坤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  
近因禱雨備災憂懼怵迫復爾發動怔忡炎燥  
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郡事其為利害  
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宮廟  
差遣令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  
昨已措置略有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礫疾速  
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勝幸甚

辭免直祕閣狀一

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  
民無流殍可除直祕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  
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誤  
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  
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  
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  
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况蠲閣租稅撥賜錢  
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既  
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  
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

命頒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倣始肯竭其困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

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悃特爲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爲邀阻至今不爲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爲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付身今太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

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它富民知所激勵易爲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不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貼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

稅戶劉師輿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  
進士張邦獻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  
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

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綰繫只此一事未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

露恩賞不曾報行即熹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  
罪亦乞矜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  
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爲厚幸伏  
乞鈞照

辭免直祕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  
遞到告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  
除直祕閣熹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  
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祗受兼在任日遵奉淳

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到稅戶  
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補國學生黃澄  
四名出米賑濟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即  
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  
資今來已是半年竊慮熹既得替之後諸司未  
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尚  
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  
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  
付身今本軍日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  
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來又準上項告

命熹爲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  
不敢祇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檢會前狀特與敷奏許熹辭免仍  
將張世亨劉師輿張邦獻黃澄四名早賜依格  
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祕閣狀三

右熹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  
乞寢罷新除直祕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  
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祇受謹  
已望闕稱謝訖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

有不能自安者正爲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  
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  
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  
待補國學生黃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  
迪功郎稅戶劉師輿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  
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  
敷奏施行今來兩省劄內却刪去此項事理  
喜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關天聽其  
合推賞人依舊未得蒙被聖恩則喜於義亦難  
祇受又况月今諸路不早廣闡公家所積已經

發故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賑恤若見朝廷  
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素見蒙政除  
徒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為職  
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言於南  
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誤事  
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望  
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軍  
所奏稅戶張世亨劉師興黃澄張邦獻各與  
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付恩命不必  
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修於上遠近觀聽

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修  
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  
除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  
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  
容辭免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  
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飢民愈見  
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祇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

熹自違陛戟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日之光況今採策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瞻玉色既閔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

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躡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囚服藉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



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  
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  
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填見闕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  
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  
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  
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甘退藏雖蒙  
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

玩思遺經賴天之靈偶窺管穴因竊妄意討論  
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  
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期之其後  
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  
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  
悼而悔其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  
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  
愚遭遇如此則又幡然思竭駑頓以稱所蒙唯  
懼縱姦賊民棄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見陛  
下至於觸忤權貴掇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

有所不暇計也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  
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護非唯不加誅  
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爲名而去臣竊不自知  
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  
滂下交頤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睿  
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  
不堪吏責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  
蝗繼作恭奉御筆戒喻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  
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賤  
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

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湖蹊田奪牛之誚雖三  
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况臣雖愚粗識義理何  
敢自安儻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  
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內休已憊之精神  
外避膏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  
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祗受已送衢州  
常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  
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

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揔  
兩易其任臣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  
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使得免於  
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  
前所奏陳願得蒙恩投置閑散以爲養病著書  
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察者於臣私計  
未便猶多敢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  
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  
夙心免罹非禍則於微臣又爲莫大之幸所有  
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崇  
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輒墀臣  
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  
族及些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揔到官今方  
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易不惟迎新送故煩  
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  
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

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摠  
兩易其任熹以前奏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祇受  
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  
寢罷或與嶽廟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二月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  
江東提刑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  
產特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有煩瀆顧勞天  
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望闕  
遙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知識淺短

唐本知  
作智

條奏闕踈上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  
自赦是以再蒙恩除不免瀝懇辭避凡所陳述  
皆出鄙誠非敢飾辭備禮以爲觀聽之美而已  
唯是由折之間猶有不敢盡其辭者然竊仰惟  
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燭固不待臣之喋喋然  
後有以悉其危懼怵迫之情也又況今來所除  
差遣仍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  
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  
下負夙心上孤陛下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  
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上千鈇鉞之威

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次使臣  
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  
或者未填溝壑間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治  
化而達聰明目未忘孤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  
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  
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爲今日之計則退藏之  
外無可爲者伏惟陛下哀憐財幸干冒宸嚴臣  
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

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  
免回避劄付熹者伏緣狂妄踈拙已試罔功不  
敢復當刺舉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  
猷閣者臣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  
嘗具奏稱爲按劾台州唐仲友贓濫不法反被  
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祇受今者伏覩已降指揮  
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

已招偽造官會人蔣暉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  
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  
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微  
勞遽與其它無罪人例霑恩賞其所降到告命  
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望  
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二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  
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  
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

重本全  
有之字

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忘其  
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以俟  
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  
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  
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  
鄙情以承睿獎即於當日遙望闕庭拜受直徽  
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威命之已  
行亦擬即日拜受畫時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  
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  
觸天威瞻顧傍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賊吏

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  
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其所  
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  
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  
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  
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以爲魚肉  
而其變亂白黑誑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  
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  
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  
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速怨召

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  
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  
以爲與其它日拘攣蹙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  
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況  
陛下至仁至明且旣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  
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  
意仰首呼天而一聲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  
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獄廟一次使臣  
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  
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

唐本震  
作進

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  
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  
循每一念之常恐求爲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  
隰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  
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  
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震越  
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  
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賊吏

干忤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  
姦猾循撫柔良况此哀鳴非特自愛實爲陛  
下一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  
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  
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  
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  
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  
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



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  
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閑  
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申省狀

右熹準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  
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  
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  
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  
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廊廟大臣有合回避  
事理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  
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制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  
滿家貧累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  
任一次伏候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幫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尚書省牒差充上件  
差遣當申使府批書勘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  
司人例幫勘緣熹昨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

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會受告赴任難以依職  
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即節次具狀由使府乞行  
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  
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  
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  
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  
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又病摧頽  
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

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爲罪愈大所有  
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寄收  
外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追寢成命今熹依舊奉  
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  
者熹聞命震驚即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  
以來積負憂畏精神恍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  
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歇不常蓋有言所不能  
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即以此誠控告未蒙

俞允不敢遽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熹竊  
惟念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  
隆厚而又特降睿旨使得奏事而行以爲使臣  
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  
一造闕庭不惟得以少慰八年犬馬慕戀之誠  
面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起應對之間亦  
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  
令之誅顧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  
時望絕雲天涕下霑臆輒冒萬死復罄愚衷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揮今熹依舊奉

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聖  
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  
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  
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  
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  
俯仰拜跪極爲費力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  
歸計不免專具申稟迺遷前路聽候欲望矜憐  
特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今熹早得還家將理

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今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強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

某迺遷前路聽候乞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今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即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見前回竊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愚誠未徹誓違益以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早賜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宮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既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緣熹舊有足疾沿路偶值陰雨感冒濕氣

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粗能扶持一登  
殿陛而勞曳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  
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  
給朝假將理竊慮未有痊愈之日誓留成命義  
有未安欲望特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悴餘生養痾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  
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  
激恩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  
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既不得

請即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  
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四  
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  
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  
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  
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  
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  
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  
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  
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

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  
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  
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  
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  
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  
有毫髮僭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  
劄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  
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  
年磨勘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  
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姦妄過有邀求目爲

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  
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  
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部竊  
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  
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面  
目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  
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  
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  
久廢一路之事暫留朝命爲罪愈深熹除已一  
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

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  
此餘生熹不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  
速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  
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  
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  
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  
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監照欲乞併賜敷奏  
施行

熹本  
作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惘冒干鈞聽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  
茲者曲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祥刑之寄  
又使得以職事奏對面賜褒諭留寘省曹在熹  
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  
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  
稍久即覺左足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  
參謁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攣  
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  
假即非有它而傳聞長貳遽有封章劾其姦妄

熹本  
作察

指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中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熹詐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中省伏候嚴譴今

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群下之誠僞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問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褒借之寵則又有非踈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祇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况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



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  
揮或恐聖慈聞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宮  
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  
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  
未明不敢祇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  
劄子控瀝鄙懷近者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  
聖明已垂深照辦理昭晰訓喻丁寧三復以還  
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增加

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別具申省  
文狀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  
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疇香  
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  
勘轉朝奉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跼伏林野聖  
慈過聽特改京官在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  
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後一向奉祠即  
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任及

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  
所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負褒擢  
之恩今來不謂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  
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其行致有上件恩命  
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  
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  
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祇受除已送建  
寧府寄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  
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  
祠祿未奉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  
磨勘轉官告命一道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  
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  
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固爲矯  
激又况今來方被重劾曲荷寬恩揆之師言已  
爲幸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  
朝責實之政除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  
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荐叨除用辟言引疾曲荷俯從省  
已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  
闕謝恩祇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獎隆深自顧  
么微莫堪稱塞兼覩近制內閣清班非有勲庸  
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交遊  
以至自貽詬辱既勤聖慮復紊朝綱罪則已多  
功於何有覲顏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  
敷奏追寢成命今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  
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塵鈞聽熹昨者辟言引疾曲荷  
矜憐已遂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橫加  
職秩俯循愚分仰替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  
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誠悃早賜敷奏  
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戊申九月復召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  
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念熹今  
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  
明始終臨照遷官進職曲賜寵光自揣妄庸莫

勝負荷俯仰跼蹐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  
爲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爲嫌不謂皇慈未  
忍捐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  
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  
盡之餘忠顧以方竊難進易退之褻遽介復爲  
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  
之譏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宣數爲天下  
有識所窺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  
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  
上誤訓辭褻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丐祠祿休養  
衰殘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介并被堂帖又蒙  
聖恩收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顧以今夏已嘗  
進對尋被彈劾惶懼而歸半年之間屢叨榮寵  
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褻悉爲虛語龍斷  
之誚熹竊懼焉又况意廣才踈頭方命薄儻復  
更遭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爲朝廷之羞  
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  
寢實爲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繼叨除授寵數重疊卒畀祠祿以遂退藏感激方深慙懼亦劇會未踰月又蒙收召臣以屢蒙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趨赴行在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爲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敢頻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於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又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

煩趣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望聖慈少賜觀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

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  
在者熹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  
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  
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  
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  
情實乘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悃前狀敷述已極  
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  
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  
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又未得投進  
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內省誓違不勝

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齋擎詣闕通進  
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  
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  
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  
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  
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  
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

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至又警宸命以乘臣  
子之恭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  
更有口陳事理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  
封事以聞至今日又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  
輒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入齋擎詣闕  
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  
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輒敢具奏再申愚悃  
自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踈踏以俟嚴譴今月  
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一宮  
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  
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  
祇赴召命又慮替違日又有乖承命之恭以故  
不免顛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輒干斧鉞冒進  
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度幾必遂退藏之願  
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闕俞音亦寬刑典  
其為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

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闡聖猷以明帝學職親地密任過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况方祈閑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

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朝聽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僭率具奏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願退藏反速褒陞益深悚仄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



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將上今熹依舊得竊外  
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  
栗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十六年己酉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  
說書恩命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依所乞可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熹已即時望  
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唯  
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  
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

省慙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除別無絲髮勞  
效復有前件優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爲超躡恭  
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一介踈遠小臣所敢  
辭避實以公朝爵賞之重私心義理之安交有  
所妨決難冒受欲望朝廷深賜矜察特爲敷奏  
寢罷元降指揮度幾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  
以熹辭免內祠經幄之命俾以中祕論撰之職

復歸故官熹謹已拜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躡不唯分義之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

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巧詞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誤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比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貧應舉干祿豈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

間東浙救菑之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  
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霈恩合得恩  
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節  
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  
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屢觸雷霆之威儻未  
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  
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  
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  
戇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  
告命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危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  
少賜憐察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  
敢矯情節詐罔上盜名實以僥冒重疊獎拔超  
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  
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具公  
狀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  
蒙聖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千瀆再  
三俯伏俟罪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二

<p>三才之理</p>	<p>聖賢之學</p>	<p>何謂之學</p>	<p>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二</p>	<p>論語</p>	<p>子曰</p>	<p>學而</p>	<p>思而</p>	<p>論語</p>
-------------	-------------	-------------	------------------	-----------	-----------	-----------	-----------	-----------

